

例刊
廣告
第一一七十五號

報晶

今日一張大洋二分

藥瘡

十餘年經驗...
藥瘡...
上海五洲大藥房

與世優物有風香大房藥大洲五海上



司公草烟弟兄洋南

海波藥 樹皮丸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
海波藥...
樹皮丸...
自來血...

深精學光

光學...
深精學光...

新中國雜誌
社出版部啓

第一一七十五號

凡購讀神州日報者
附送品報不取分文

却病膏 延壽種玉膏

造福齋藥廠
延壽種玉膏...

西醫秘製 國癰子頸膏藥

功效...
國癰子頸膏藥...

脹臌

必性動如無可以妙有此
性命刀若憂以藥原
經發行定價...
上海五洲大藥房

會機失勿君諸片鴉戒

戒鴉片...
戒鴉片...
戒鴉片...

丸濁白發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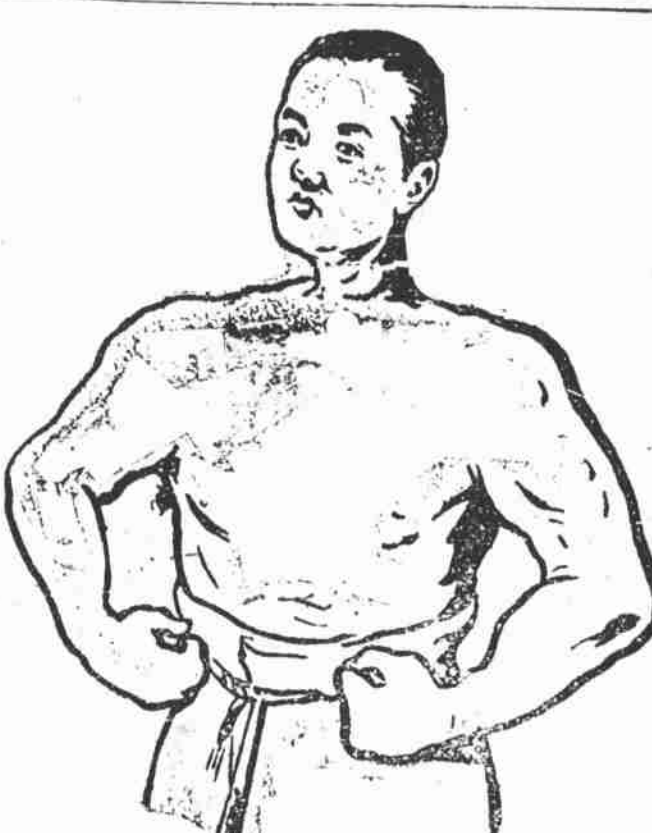
丸濁白發科...
丸濁白發科...

丸應消應萬

丸應消應萬...
丸應消應萬...

片藥補氏安兜

DOAN'S TONIC TABLETS
兜安氏補藥片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補血氣 長精力 助消化

戲代辨疑控小徐的演說

的。咱老子今天來，說的是大家的情情，把咱老子復辟罪魁的資格，打到國事犯的名義裏去。說和小徐這個大罪人，他算不了國事犯，小徐什麼也不能像國公使待遇過咱老子一般的待遇吧！咱老子不合引渡，小徐可以合意。如果，也不無幫幫下一下，咱老子這發給上一個朋友嗎？咱老子報答小徐，咱老子聽了這種議論是感激非常的了。咱老子既受你們大家這番好意，大家也無非要報答一下，咱老子不要上一個朋友嗎？咱老子這樣辦法，是斷斷引渡不了小徐的。咱老子一出來，可保小徐照你們這樣首肯引渡的理由；你們且聽咱老子將意見發表一回，當然就可以明白的。咱老子說：『這復辟罪魁呢，你們到今總聽見是咱老子麼？咳，小徐他不是真正復辟罪魁呢，而且他這復辟罪魁，並不是國事犯呢！他是四面所附，要騙咱老子做個復辟罪魁，他要於中取事的。』於是，咳，小徐他才不是手裏抓不掉的。你們如不信，試想想：爲何咱老子在荷蘭便要釋放他，而咱老子不過替他的團套自己多少也有一點不足，所以將就赦免的？他又何須復辟，即使想做忠臣，爲何今日又不想做忠臣，須曉得全不是小徐開的花樣，現在咱老子倘真出頭在大法院控告他一打，他老實來飛上天去了。近日使館，這是勾引復辟害人做罪魁的勾當，焉能說他不國事犯？日本公使見了這個惡人，當然要責小徐引渡的，可是不能說

不阻止弄兵，大總統必須將段祺瑞勸內戰發言出來，然後是逼小徐之上，還有兩個人呢，大理院首先要向大總統質問起來，

他貴問他爲什麼公然做總司令，段祺瑞又必須將小徐專任專權的鐵證拿出來，然後小徐的罪狀庶幾才成立了一半。小徐還有兩位替他代任呢，至于千萬的銀項，誰人存沒，誰人出過，誰人共化，公使的人更多了。們要說是這個會，那個社，一天打無數電報給小徐，就算是民意，這民意似乎懸不住小棉褲。況且所說相當材料，非非抵制日貨，日下又何抵制日貨呢？要說小徐花錢買命，他既有若干萬在手裏，當然還要救命恩人用的，而且他這塊錢買命，將來總保不再出在要緊的政權，思想，心，心報人家難過之思，這這親日政策還不是主張定的，的確，你想，日本公使他難道這點兒識識總的嗎？庇護小徐，可算得有利沒一弊，他有何必不辭呢？可是晤老老要出來，小徐一辭，日公使却識不住的，因爲這正私人關係，他無論如何不能委到國事犯上去的，他們大家聽明白了這番話，覺得怎樣，如以爲然，晤老子就真到大院院去去了，如不想引這番話，藉此題目，熱鬧熱鬧那末，晤老子也就

李厚基與汪裕泰

李暫勿去閩、非愛李也、乃愛閩耳。南方知李之必不久於閩、而必逐李一肚。

社
愛
司
光
録

(一)
(四)
(八)

李
止
瀬

虎沒法，只得快快回轉學校，再歡喜得這下已經放學，說不出的歡喜已到了上星期，連午膳也好生去吃，老早趕入公園，定個房間，將窗子只打開，眼睜睜盼紫雲光降，四兒打個紅紅女，往來不絕，等得不耐煩了，手裏拿個紫雲微影，一會兒有人張西望，名字房間外邊，蓬有人夾喊自己的名字，疑神疑鬼，原來是程佩紅，獨自散步到裏，依海嬌主心，便不肯前去招迎，佩紅也不由分說，早笑嘻嘻將手背巾快快去揩，笑道：「這

告訴他，只是待理不理，神情很落，佩紅畢竟有些孩子氣，笑，海蟾忙捧了一不好茶，盛生笑

這一天星期五，同學的朋友，都開班去了。我等了半晌，也不會來。他們，可巧同大哥在這地方，該被此歡喜。怎麼你忽然不大。海帥哈哈大笑，道：「你各人的心，自同你講說不得。你若果明白，好向別處去逛逛，休得在此同我徘徊說甚麼。」正紡不着頭，侍婢擺着牀，不訪有個小童，帶一盤笑道：「劉先生原來在這。」我們小姐等了好幾處了。海帥立起身，上前迎送。那邵紫微笑美，嬌屈着纖腰，深深的向海帥的海帥還禮，不迭紫微又從後，紫微略欠了欠身子，單持轉臉，笑向佩紅問道：「先生可是姓程不是？」家兄佩紅得便，說在中學那邊求學，想是高明得便。佩紅微微一笑，也不曾開口。海帥又忙着分付，堂前上幾盤水菓，又命他趕去小飯，更細細點心。又親自安排，那小童另外坐在一張桌上吃茶。備盪好半會，才入了座。紫微又如此語。想同先生微恭談，只見葉微又低低道：「先生今年貴庚？」佩紅笑道：「癸長十九。」紫微笑道：「比我長得兩歲。」海帥此時見他開佩紅，一定應該該對我，了，更大張着嘴，意思想告訴他我。

社會
短篇
一隻鑽戒
二先生

可是上海著名的旅館，每到夏間開客極多，各房間中燈火笑語通宵，這一晚三句鐘後，她一連說起，從左手手裡下一隻鑽戒，遞了過去，那男客一手接了，細細不住的噴噴稱羨女的即脫說：『小帆船說起這件事來，全由這戒指而起。』

謀事難

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罪惡之徒，報紙宣傳，思活以二十萬元、買得六國飯店之跑車，梁鴻志以三萬元買得六國飯店之跑車，以非義之財，爲救命之用，債票不足責其如堂堂大儒，慙愧何，獻爲打油詩，亦長歌當哭。

難，難於上青天，堂堂財政，出了二十萬現大洋錢。做國飯店小司事，還那梁鴻志不犯刑來，買來一個跑堂姪名目，手裏拿，抹白膏頭檯，他的出得好，他的職務更可憐，苦命故鄉，他這兒中京學

圓，罪魁不止他兩位，六國飯店如何安得全，有的跨上飛機到蒙古，有的在火車裏裝扮成女傭，這都是鼎鼎大名安福系，像這幾位也遽然，五盡官僚風，亡國慘狀更難言，我欲此詩不能完，和擬和墨寫上一大篇，奉勸諸公休作謀事，獨不見二十萬與一萬兩，謀事之難，難於上青天，

(蛟隱)

富翁傲，轉來寄人籬下窵不
想必生成奴隸性，要掛在外
督湘，某乃過往，請託一枝以

他們的肚子真是又大又肥

其文曰「某某抓送軍政執法處」副

却又把手一揚，笑着說道、

過早晨，點光景，方五正醒着，便沒有向他招呼，獨自回來了。第二天，我才寫了一封信給他，以爲他必定說不出什麼話了。誰知他居然敢告我呢，如今然打了他官，橫費我之後，祇官司不輸給他，他事完也不怕，我便送東西送給他。

（客）：小帆，聽了她一番話，好不得意，差不多要狂笑出來了。我與你本做朋友，朋友有本該幫忙的，祇無奈打官司是錢不可，律師費、運動費、托人說情，王律要錢，要一千，一千，

還套在手上呢。」

「我說：『這般設法去錢，却又假作嫵媚的樣子，說道：『啊哈啊哈，太緊了，纏不下來了。』』」

『不，不，不，我本來把這隻戒指許給你作酬勞的，你就先帶着罷，祇是事情還不可大意。』』

小帆見戒指已經給了他了，不由得心花怒放，急急說道：

戒四一

祇是錢却不能少，我如今細
給你聽，律師公費一千五百兩，
揭來葦語太披猖，密約幽歡事渺
風流錯被懷歡惱，添做兒家一段
交事幾以見記尋，那計會而

[illegible]

說的話都不是吹牛，但是這些名重一時，大張者，唱上手張蕙之譚號焉；張出身道署書吏，功

張五道：「知道了，想先付飲子！」
 花取出一卷鈔票，遞了過去，說
 道：「你拿去用，餘下的，明天
 還實行唱灘黃矣。」
 張五道：「是。」於是鬆樓
 張五道：「是。」於是鬆樓
 張五道：「是。」於是鬆樓

夫

的是江西會館開華筵，名優泰藝，妍，說不盡的車水馬龍，祇求資盛，救振東瀾，士人國會議員，

倒不如大家散夥，安然就中，週全，保全，不定還要出名在罪魁，

恩格，他的手段真可回天，率領，

衆向天津去，投奔那關東霸王，

上說我，初使大帥來得得意，

量來，包管當個大帥，不得慢，

將，特來問安，祇要大帥高抬，

憲，更有那同鄉，靠背張少軒，這一回，

，以通緝令因此，更安能不成激流，

零，謝天，因此上劉李二人合作，

道，明請保定，開張張天，那大紅，

束，長八寸，胡朋的詔書，在上邊，

寫，沐恩李劉，叩首，叩上經略，

二位大師，駕駕，酒飲，受福，

無可報，特備水，沐恩，身受，

聊盡，心非，云，望大師，

安，此生活，性命，出大師，

，發，日，年，沐恩，

祝天相地，無非是保衛，師長，

馬生

枕俯乞垂憐、

邊方纔邀恩詔，又來了參院議
齋先，他本是請願代表名在洪
山、

放心，放心，這事情都包在我的

時候，天色已將破曉，二人越是密
來，聲音却細，不大聽得出
來。下午，有人在馬路上，看見一
精緻的汽車，上面坐了三個
人，是一位官做，左首坐着一個廿
年的女子，便是老右，右首坐着
年輕的滑頭模樣的，左手坐着
上，還帶一隻光芒四射的鑽石
，便是拉皮條的小帆船。

(笑)

「前天我跑到大世界頑耍，看見在
民衆裏的一個很紅的先生，名字
我有些忘，看他說出來，被許多
人圍住了，看他的人不知多少，我
站上去一聽，原來那位先生，到女
所裏告假，不知道怎麼一來，把個
虎子帶回去了，這個常見，又把個
虎子人跑進去，那先生就移巧又上
，說是後來的，那個弄開的，雨下裏就
鬧上了，本來多幾個錢，可以這
件事辦竣的，如此一做，知道的人多
了，那陣大搖香味，也吹得遠了，所
以雨下在那裏開正式裁判，不知道
這件事如何了結，」

無端生命宮。玉樓人靜淚啼紅。
子，改頭換面，多變了書寫了，
起碼先生，說也可憐，日間到先施

夢夢綠衫，微似如怨，恨銀星怨俗風，更起幾絲怨。惱人杜宇更相催，夜裏都將去。好教避過金衣鏡台。絳脣盡不成，明妃一箇詞，憐生。

誰計長門老，勝胡天遠，鐙行。

（鄉下人）

正確，往往有俗上反諷其指，故所唱滑稽，比多陌生之昆蟲。本齣樂圖，全本及珠記，以及窩狀賓解，賓賓等，皆從未唱過。前者謂之，祇此已足。

上至華，賓賓以

之咬臍郎、八陽之建文君、畫了、
伯喈、諸凡畜生雞尾生地界、
▲西福致里有個運舫、却不是日
里的那個運舫、也明時月是之天

之學生，亦爲有名人物，以四個小兒，論子孫不問明，應酬工夫，似還一籌更無論毛州果是，還好，不過有點特別，那個主政老一，更不過如此，惜於前年近矣，一稱呼起嬌客來，是叫老爺少爺，噲今尚在然年所，已非齒多，佬哈少的，一般多是叫老面，而且不能從心所欲，有時亦有點的，人還沒有這老大稱呼，你們呢？